

商

子



齊

子



商

子

商
鞅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商 子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范氏二
十一種奇書及指海皆收有
此書指海曾據意林藝文類
聚羣書治要等校勘於原本
譌脫處皆詳注於句下故據
指海本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商子五卷。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註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缺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殆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卽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爲第七篇。文義甚明。而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爲之解。爲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卽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卽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軼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商子卷一

更法第一

秦 商 鞅 撰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御覽四百九十六成作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史記商君傳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毀於民。此二句云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意林引書不必悉依原本，索隱非作實。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毀於民。○必原作因，依史記索隱改。又索隱作營，意林引人避唐諱。語曰：「愚者暗於未成，○原作成事，依御覽四百九十六下有而字。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原作怪。依御覽百九十五改。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救。○字誤。七國考引作敕。下同。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譬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竄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竄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

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此下原有不情食三字。依文刪與七國考引此文合。情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蕘。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蕘。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徧急之民不關。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立字誤。史引作之。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

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此句有誤。七國考則去。○此句有誤。七國考則去。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一○此民字。程本空。格依上文補。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儼無得反庸。車牛與設。○此設字。七國考作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

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文選策秀才文注主作君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

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法字原空。依釋史補。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胸蠋。○螟原作蛆。依意林改。下同。與御覽廿四引此文合。又御覽八百廿二鮑胡多切。作何。下注。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意林作乏食。御覽廿四又作失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胸蠋亦大矣。○意林有甚於。蓋節文。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猶原作獨。依御覽八百廿二改。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

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怠。○原作殆。依意林改下同。農者怠則土地荒。○意林云。農者少而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蕪節文。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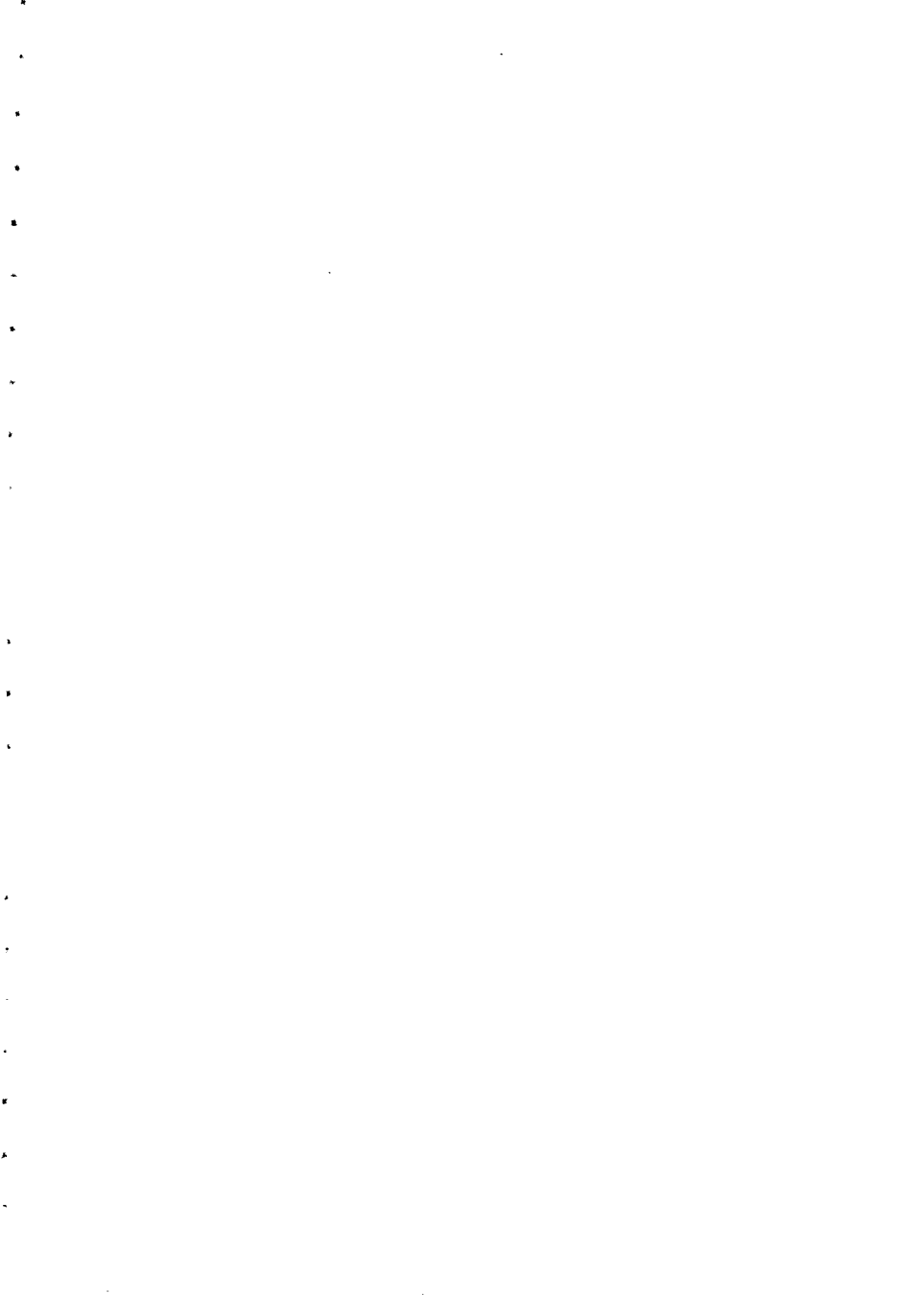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意林下。強字作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差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蠶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蠶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蠶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蠶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此

下程本衍國字又空二格吳本無空格仍衍國字今按文義刪正

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而說民篇補後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二句原脫依藝文類聚八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弱字依御覽補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國字依御覽補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蕘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

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覘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以難攻，國好言，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姦，有姦則弱。故貧者益